



奔前

前 奔

汪 錫 鵬 著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八 角

上 海

北 四 川 路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行

目 錄

窮人的妻·····	一
街頭獨唱的人·····	一二
母親的千金·····	二〇
逃——逃·····	三五
血 蛇·····	五一
前 奔·····	六七
破樓上·····	八六
疑 痕·····	一九
戀 愛·····	三三

窮人的妻

夾在這些破落的住宅中間，還有一所共公的毛廁。毛廁門口放着個缺口的破尿缸，尿注滿的時候，小便的人依舊不顧及的向缸內小便，所以那尿一面注入缸內時一面却從缺口處淌出，流得滿地。

誰也想不到在這繁華的城池裏還有這一隅骯髒不堪的工人住宅的臭地方。那毛廁所發出來的臭氣，所能普及的區域確是不少。只是混在這種臭氣中呼吸喫飯的居民，早晚嗅慣了，也並不覺着甚麼——正如將悶斃在養化炭氣裏的人而不能自覺的一樣。

如果是個外來的人，踏進這毛廁的門內，一定要使他的汗毛戰慄起來，那滿地的糞堆，新的舊的雜亂裝點着，強烈的臭氣壓迫人的呼吸。眼膜受臭氣的薰沖，有種異樣的感覺。要大便的人必先站在廁所門口，四週巡視一遍，望了一個較空的地點，然後再很小心跨到那裏蹲下大便。

這塊地方的確沒有個衣冠楚楚的人到過，有時有幾個官廳派來的收捐的人來收捐，他們見了竟以爲奇怪。這一切的情景當然是顯現着他們那狹窄的窮苦的生活和當地執政者的腐敗。

毛廁裏生意最興隆的時候是清晨五六點鐘；正是工廠裏吹過了汽笛將要上工的時候，也正是一般人抱着女人的腰在床上熟睡的時候。

從旅館裏出來的妓女和巡夜的狗兒正備預去睡覺的那清晨時候。我恰巧也在那毛廁裏大便。若成和小七子那天在毛廁裏所談的話，我確實都聽到的。所以關於六斤子和若成倆個的死，是怎麼樣死的和死的原因我都明白。良心所在！我也不得不把這話告訴你們這些大人先生們了。

那天早晨小七子還沒有來，若成已踏進毛廁來大便了。他一個人像有神經病似的一面解褲條，一面自言自語的這樣說着：『現在的日子真不容易過啊！他媽的！大便一次，起碼要花兩個銅板，一個銅板賣香煙，一個銅板賣粗紙。這樣，一個月已經是要六十個銅板了。還要承天照應不能叫我肚子瀉。唉！窮人莫說喫飯不容易』

，連大解也解不起啊！』說着他吸了口香烟，神經病似的又說了句，『不喫煙也就
可以省三十個銅板！唉！』

『小烏龜怎麼叫——？子子子。』

大烏龜怎麼叫——？格格格。

大小烏龜一同叫——

子格！子格！子格！』

這時小七子才從外面唱着這曲兒踏進毛廁來大便。

他兩隻腳叉立着在解褲條的時候見了若成，就向若成點頭打了個招呼，『早呀
？老頭兒。』——若成本是個五六十歲衰老的老頭兒。

若成見了小七子第一句開口就向他說：『小七，你曉得我們工廠要停工了嗎？
聽說工廠的老板們分錢分不均，鬧翻了。』

『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停工也好，不停工也好，橫豎我章小七只有一條褲子
一根繩。到處可以混飯喫，戴紅頂子作官也不是我們的命，我也不想。』

『你當然是不在乎，像我年紀老了，停了工真不得了啊！唉！還是你們沒有老婆子的小夥子開心啊。小紅那裏跑跑，四姑娘那裏睡睡。』

『開心麼？去一趟也要一趟錢的啊。』

『你還丟錢嗎？別人不是說她和你交情很好麼？』

『交情好也得丟錢。不丟錢她們又怎麼過日子呢？』

『那末，你倒不如還是娶個老婆吧！』

『說得容易啊，那裏有錢？』

『你去一次丟一次錢，去十次丟十次錢，這樣花錢，還不如娶個老婆省一些？』

『說笑話啊！去一次丟一兩塊錢是容易撈來的。若是娶個老婆起碼要花五十塊！我小七子一時那裏會有五十塊錢呢？唉！——說也真苦，他媽的！小紅身上又染了些花，四姑娘也說要跑碼頭去了！沒有老婆的人真苦啊！』

『小七！你知道趙家嫂子近來也放褲條了嗎？』

『我怎麼不知道！她去年就放了。』

「趙五自己曉得嗎？」

「笑話了，他怎麼不曉得！他有一個老媽，兩個兄弟，都靠他喫飯。你想他自己一個人賺的怎麼够用！」

「那末，晚上不方便嗎？」

「這有甚麼不方便。有生意的時候，老五自己就讓讓位，讓老婆鬼鬼祟祟的。

裝出那副偷漢子的樣子來，可以多混幾個錢。他媽的！我小七都知道。」

「那真是趙五龜了！」若成說後在他老蒼的臉上也會擁上一層笑意，幾根硬髮鬚彷彿格外的硬了些。

「現在革命！男女平權，只准女的作烏龜，不准男的作烏龜嗎？說起來海（註）來！你知道黃皮子的老婆如今也穿門子了嗎？」

「桂三老婆如今也大明大白的作生意了！海來！海來！真不是成老頭可以曉得的啊！」

「真的嗎？在這個小地方，也沒有多少闊老來玩呀？」

『聽說桂三要搬家了，他自己也不想作工了！他的堂房妹妹今年也大了，也一向在桂三手下喫飯的。』

『說起來就對了！從前我聽說桂三窮得不得了，他和老婆只有一條綿褲。冬天的時候男的出去，女的就蓋在被裏，女的下床，男的就在被裏。那曉得，那天我走過他家，看見桂三老婆穿得縹縹緞緞的站在門口，臉上還塗着粉哩。和從前比起來簡直像是兩個人了。我當初竟不認識她了。還是她先招呼了我；叫我進去坐坐，我問她桂三在家嗎？她說不在，我也就怕進去了。』

『只有你這個老呆子不知道。要是我就進去坐了。如今桂三嫂子見了我，不敢叫我進去坐，因為有一次我進去胡鬧了半天，把她鬧惱了。她見了我就有些頭大。他媽的！老子下次有了錢非叫她知道老子的厲害不可！』

『你有了錢還是討個老婆好！』

『那個不曉得討老婆好。討了老婆要有錢養活她才是，若沒有錢養她，自己還不是和桂三一樣的要做烏龜。若是討的老婆面容醜些，恐怕烏龜都做不成就要餓死。』

在毛廝裏已在蹲着大便的還有個工人，沉默了半天，這時才插嘴說話『真的！自己的老婆好看些活動些，要占便宜多哩。』——這人的臉孔白得如害癆病的，身體瘦得如一束骨頭。面部有種沉靜陰險的表情。

他插嘴說了這句話以後，若成和小七頓時就打斷了談話。他們都不理會這人，而且有種輕視他的態度，很明顯的放在臉上，尤其是小七。

毛廝裏沉默了一會兒，這個被輕視的人才起身繫了褲條，向自己嘆了一口氣，緩步的走出毛廝——走路的姿勢，彷彿大脚上害了瘡似的不方便。

他走了以後，小七即刻開口向若成說：

『若成！你看六斤子走路像螃蟹爬一樣的。』

『當然的，腳上帶過傢伙的人，走起路來都是這樣子的。』

『他關了多少時候？』

『多少時候小事啊！他關了五六次了！』

『真荒唐！他何必還要楊紙媒子呢？規規矩矩的作人不算了麼。』（註）

「從前聽他自己說：不作那事也混不到飯喫，作了那事就是捉去了關在牢裏，到底還可以混口竹管兒飯喫。所以他被捉到的時候，心裏一點也不害怕。我想莫說五六次，你看十幾次都會有的。局子裏的警察也給他弄得沒法辦，只要失主不追求，也就模模糊糊的任他過去。」——談到這裏，若成和小七不約而同的潔淨了大便，起身繫好了褲條走出了毛廝。——若成家裏有個鄉下帶來的後房老婆，今年只有二十多歲，配若成真不稱！（註）

這是第二年冬天的話。那天天氣十分寒冷，小七清晨起身，踏進毛廝，抬頭一望幾乎嚇得他跌倒。原來在毛廝的梁柱上掛着吊死人。仔細望時才知道就是出名作賊的六斤子謀短見。六斤子生着的時候就像吊死鬼般的難看，如今吊死了格外難看！兩三年若成因為年紀老了，天天咳嗽，氣都喘不出口似的難受。自從去年那一場病以後，到如今沒有做過工。弄得家裏窮得不堪，東西拉債欠賒的過日子。他向小七借的錢很多，小七也從來沒有向他索還過。他也沒有向小七提起要還的話。

那天已經是夜裏十一點多鐘了。若成從街頭回家來，推進那破毀的板門，在廳

淡的燈光中，他看見他的老婆袒着自己的胸膛，半顯着小衣裏的奶子，赤着腳拖着鞋子坐在床邊上，顯露出一種疲乏厭倦的神氣。——她的身傍躺着小七。

若成見了這般情景，並不以為希奇；他依然曲着腰，不斷的咳了幾聲喘不出口的嗽。接着在口裏喃喃的說着：『老了，老了。婆子呀！我是不能養你。啊！』一面說着一面在桌上拿茶壺倒了一杯茶。剛才要捧杯到口邊去喝，却又伸出手捧向躺在床上的小七說：『你喝嗎？』

『不喝！不喝！』小七說着時彷彿在惱他進來後太嘈囂了，還不到隔壁廚房裏去睡覺的樣子。

怦怦的叩門聲。門外又有個男子的喉嚨在嚷着：若成婆子開開門啊！

若成臉上一陣灰色。想到自己還欠這叩門人十幾塊錢，至今不能償還。

小七在床上坐了起來。兩眼怒視着門外，似乎已經確定那叩門的人是仇人三麻子了！

若成婆子向小七望了一望，顯出想去開門而又不敢的神情，一種可憐的樣子。

在寂寞深夜的巷弄裏，忽而起了一陣爭鬥毆打的響音。似乎是用力的掙脫束縛的聲音，衣裳撕破的聲音，板門倒塌的聲音，茶壺打碎的聲音，間夾着拳頭打在肉體和筋骨上——蓬！蓬！蓬！蓬的聲音。

房內的燈光忽而熄滅了。兩個廝混在一塊兒毆打的人影兒，從房門口移動到街心裏去了。——依舊是團在一齊的鬥力着。

夾在這屋外毆打的聲音裏，忽而從屋內發出一陣號啕痛哭的聲音。在這痛哭的呼聲中彷彿是喊着：『××爸爸！××爸爸！哎呀！我的人兒呀！』

『你們還在打架哩！人都死了啊！』一個女人帶着淚涕站在門傍，向着那廝混在一團打架的人影兒這樣說着。

鬪毆的人似乎沒有聽見她說話，依舊廝混在一團兒彼此索取彼此性命似的踢打着。

屋內的燈光又亮了。昏昏的燈光裏映照着一個窮癯的女人伏在殯臥着的男人身上痛哭着。屋內的板門，棹椅，都雜沓的翻倒在地上。

若成氣死了！

若成死了後，許多人以為若成嫂子要和六斤子的半邊人一樣的富裕起來，却不知她們倆寡婦的生活同是這樣。

毛廁依舊的臭着！

十五年六，十四，於杭州

（附言）這篇不是我的創作，是從他們口中所抄來的，也可以說是他們創造。

（註）海——多的意思。

揚紙媒子——小賊不敢用燈，攜紙媒，揚動的時候，光亦強。

竹管兒——獄中犯人盛飯之器，不用碗，而用竹管，民國二十一年時，內地諸囚所仍如此。

廿一年補誌。

街頭獨唱的人

雨後颳了一天大風，今夜街面上露角的石子大都被風吹乾了，只是靠牆根的兩邊仍然滯泥水溼。這小巷街裏經過了幾天的風雨，彷彿格外的冷靜了。一個人影也不見，巷頭的路燈，放着黃色的光耀，映照着地上的水窩，一團凍意充塞在這條小街裏。

——八十五塊半，七角六，六角，一塊四，他媽的，五塊，三塊，問他媽的三七二十一，老子沒有錢！打死了我也沒有呀？老子沒有兩條命，三塊錢總賣不去我的命吧，情願賣皮鼓，也不賣！老子有錢的時候，老子也會闊的，命窮也不會窮一輩子吧！等到老子翻了身，你看吧！現在老子窮，受之你的，老子有錢，看你受我的吧？他媽的。老子窮，老子不偷不扒！老子就是這一點硬！——一個中年的男子，披着長髮，穿着一件單薄的舊長衫，兩隻穿着布鞋的腳踏得泥水爛沓，好似有神經病似的，一面自言自語的自問自答的走進了這條小巷街。路燈的光在照耀着，映

着他一口腐黃的牙齒。

聲音——

——用馬前潑水調——這句破啞的說話聲音後，接着兩三聲預備唱戲的咳嗽的

——你老子的貧窮，並非假，

肚皮的空空，頭腦的昏昏，

三——天——沒——吃——飯——

.....

頭戴破帽，身穿破衣，腳蹬破靴，

褲——子——開——天——窰——

罷，罷，罷！

性命如雪在地上，

給人踏爛了，

我回老家啞啊啊啊啊——

這小街盡頭的轉灣角上電燈桿下，站着如癡如醉的獨唱者，黃色的路燈光照着他的亂髮，沒有一個人來聽他，也沒有行人經過，冷風蠕蠕的吹着，黑夜的魔神展着雙翅，嚴護着這一偶虛冷，殘酷，無情，惡毒的景象。

——改良拾黃金——又是一句破啞的說話聲音後，接着兩三聲咳嗽——

——哈哈！好一塊黃金呀——

——人道：黃金是甜的，

黃銅是苦的，

待我來咬一口嘗嘗，

到底是甜是苦？——

說着他把泥水中拾起的一塊瓦磚，送到口裏，咬了一口，少許的污泥貼在他的唇圈上。

——啊吱吱，甜的，甜的，

當真是甜的！——